

62岁娱驰收养70只流浪狗后,遭邻居集体投诉

爱心收养与居民安危该如何两全

今日女报/凤网记者 周雅婷

“宝宝们，乖一点了，不要吵到邻居！”6月16日，小鸟小院创建者唐小雀小心翼翼地给刚收留的一只流浪狗清洗、擦药后，急急忙忙地又往院子里走去，把两只最闹腾的“毛孩子”分开到两间房里，制止了它们的打闹。

一位老人，一座院子，收留70只狗。在救助流浪动物这条路上，62岁的唐小雀坚持了20年。今年6月，她因为一条求助视频引发网友关注——因为收留的狗叫声太大，邻居集体投诉，要求她搬离小院。

“我很理解邻居们的担忧，但不忍心让这些狗狗再次流浪。”6月15日，唐小雀联系上今日女报/凤网记者，希望求助更多爱心人士，帮她 and 流浪狗们找个长久一点的“安身之地”。



救助流浪狗的20年



每天一早，唐小雀会来到小院，为狗舍清洗。

很多人以为，执着于收留流浪狗的唐小雀是公益志愿者。殊不知，退休前的她只是长沙公交车一名普通的售票员，本职工作与动物毫不沾边。

为什么开始收留流浪狗？唐小雀的回答很有爱。

2005年的春节，唐小雀路过一条巷子时看到一名年轻男性用布包裹着什么，直接往垃圾桶里扔。她凑上前查看，发现竟是一条浑身被淋满麻辣烫的小奶狗。她赶紧把狗抱出来，送往宠物医院。小狗奄奄一息时，眼角流下泪水。

这是唐小雀第一次救助小动物，这一幕让她永生难忘。

“从那以后，我便决定要救助流浪小动物。”一开始，唐小雀只是注意街边、村庄里的流浪动物，把它们送进宠物医院进行救治，然后再带回家收养。慢慢地，她家里便多了7只狗。

“邻居觉得有气味、扰民，送去宠物店寄养花费又太高，超出了我的承受能力。”于是，唐小雀只能成立救助小院，专门租场地养狗。

这些年，唐小雀的救助小院从娄底老家到长沙。因经常遭到投诉，她不得不多次搬迁。

2024年，唐小雀选定了位于长沙市雨花区跳马镇的一处民居，此后，她加入了湖

南省内各种流浪动物救助群，新的求助也开始源源不断地找上她。

救助的过程中，唐小雀要应对各种复杂的情况：农村老人不愿花钱医治病狗，又不愿意信任她，她说上大半天的好话，老人才允许她把狗带走；碰上“狗贩子”，必须和其他爱心人士一起对峙，才能把狗从不见天日的黑屋里救出来；受过伤害的流浪狗害怕和人类接触，常常咬得她流血，还在她骑车时突然跳出去，让她出过好几次车祸……

“有些流浪猫狗，不管它就真的会死。”唐小雀见过村里被遗弃的猫狗，饿得皮包骨，一到雨雪天气，它们很容易生病，甚至熬不过几天，“如果没有被救助，它们也许就此残疾，最终孤独地消失在不知道的某个角落里”。

从建立小院起，唐小雀的救助行为没有停止过。有些走失动物，经爱心救助找到了主人；找不到主人又没人领养的，就被唐小雀收留进了小院。如今，救助小院里生活了70只狗，之前还有近30只被爱心人士领养回家。

爱心与安心两难

在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的官方网站上，有一份动物救助站名单，名单中的86家救助站里，容纳超过2000只动物的只有5家。唐小雀说，这些数据虽然是不完全统计，但大致符合实际情况，“大部分民间流浪动物救助站，都只能容纳几十到几百只流浪动物。剩下的流浪动物该何去何从？”

为了心中的一份善意，唐小雀坚持了20年。这些年，她一人维持着小院的运营，每天自费购买十余斤食物，在购买物资的沿线设置多个喂养点，给流浪的“毛孩子”们喂食。

救助动物对个人的精力和财力要求都很高。唐小雀给自己算过一笔账：退休金、出租老家房子和寄养宠物的收入，每个月能有7000元左右；但小院运营、喂食、医疗费用，就算是再精打细算，每个月也要开支上万元。她只能每月到处筹集善款，东拼西凑地补上余下的缺口。

然而，经济不是唐小雀面临的难题。因收养的流浪动物气味重、叫声大，她频遭邻居投诉，一些邻居还担心流浪狗咬伤村民们饲养的鸡鸭甚至伤害人身健康。为此，她只能一次次搬迁，选择更偏远、更独居的场地。

“我能理解这些村民的担忧，但我不忍心再抛弃这些生命。”唐小雀说，这次，她将院子用一人高的栏杆围了起来，尽可能避免小院里的狗外出。



唐小雀会骑着三轮车外出为流浪狗采购物资。

她还自费给每一条流浪狗打疫苗，防止疾病传染。

在流浪动物救助领域里，一直提倡的一个理念是“领养代替购买”。领养不仅能减少动物繁殖、减少贩卖动物的行为，也能减少流浪狗产生的伤人、疾病传播等安全隐患。但唐小雀告诉记者，给小动物找领养人并非易事。

“有些人只喜欢品种狗，但我这里的小动物不分品种。”唐小雀担心“所托非人”，每次面对联系领养的人，她要用自己的标准来严格把关：“有爱心，不嫌弃它们身上的脏污；有充足的时间陪伴它们生活。”遇到不合适的领养人，唐小雀甚至还会把已经领养出去的“毛孩子”要回来。

多年来的救助经验也让唐小雀清楚一点：要想让“毛孩子”不再流浪，不能只靠民间救助力量，需要更多社会力量的介入。“不唤醒养宠人士的责任心，不加强对流浪动物的管理，不发动大家一起参与保护，流浪狗只会越来越多，一些民间救助也难以维系。”

如今，唐小雀和70只流浪狗再次面临着“搬迁压力”。多番寻访后，她看中了附近一处位于山顶的居所。但新小院没有铺水泥地面、雨棚，一切都得重新投入搭建，从零开始。

“我希望能有更多爱心人士伸出援手，帮帮小院，让这些毛孩子们有一个固定的、能遮风挡雨的地方。”唐小雀说。

编后

在唐小雀与70只流浪狗的故事里，我们看到了女性善意的光辉，也看到了民间流浪动物救助的普遍困境——爱心收养与居民安危该如何两全？

多数民间救助站选址凭直觉、管理靠热情。将大量动物安置在毗邻居住区的位置，即便有围栏防护，噪音与安全隐患仍不可避免，成为邻里矛盾的导火索。这并非爱心与公德心的对立，而是城市空间规划缺失与动物保护理念不足的结果。

这些年，国内也有一些地方正通过各种尝试改善流浪动物救助的困境。比如，浙江省杭州市海天社区通过“抓捕—绝育—放归（TNR）”模式，3年实现流浪猫零投诉，同时还为流浪猫建立了数字化档案追踪健康与领养情况；安徽省蚌埠市流浪动物保护协会作为社区共建典范，在3000平方米基地收容超百只流浪动物，并与政府合作推动科学管理；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对绝育宠物减免管理费，地方立法也有了试点……

让流浪动物不再流浪、让城市居民接受爱心收养，这些都需要更多维度的共同努力——政策方面，有关部门可以推动出台流浪动物管理细则，明确救助站选址标准、防疫要求及社区协调机制，明确虐待、遗弃行为的法律责任，完善宠物登记与绝育补贴制度；救助方面，应倡导“理性救助”，鼓励市民通过绝育赞助、物资捐赠或短期寄养等方式分担压力，而非单纯增加收容数量；公众方面，在购买或领养动物前评估自身能力，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为宠物植入芯片绑定身份，减少走失、意外流浪等风险。

如唐小雀一般的爱心收养者值得敬佩，但居民的生活与安全也不容忽视。唯有让善意融入更完善的制度与协作网络，才能让流浪动物和城市居民真正共享一片安宁。